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48

皖南事变

WAN NAN SHI BIAN

(二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皖南事变

(二)

黎小江 主编

汪光明 编著
曹林平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—军事—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 皖南事变 (二) (48)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价: 988.80 元 (全 55 册)

二 哥哥和妹妹

“呀！志兰！你这该死的丫头，吓了我一跳！看我不揍你！”

“哥哥！骂人的才该挨揍呢。”姑娘把盛脸盆和杂物的网袋往地上一丢，忘情地扑进作战科长的怀里，“哥哥！我今天太高兴了……项副军长向军医处要一名护士，说是照顾军部首长们的健康，院长就把我派来了。”

林志超轻轻地推开她，苦恼的心绪受到志兰的感染，变得快活起来。

“那就高兴得想飞？”

“那是当然，”林志兰有些顽皮却又一往情深地说，“我可以天天和你在一起了。”林志兰射向作战科长脸上的是脉脉含情的目光。

“你真是个小孩子，还要哥哥照顾吗？”林志超挖苦道。

“看你说的，我再过几天就二十啦，我是想来照顾你！”

“得了吧，我才不领情呢！当心，人家会说我们讲私人感情……”

“我才不怕呢，私人感情就私人感情。本来嘛，我又不是你的亲妹妹。”林志兰只觉得一阵热血潮涌似地上升到脸上，她的两颊涨起火光似的红晕，在淡淡的阳光里，非常鲜艳，她急忙垂下了头。

“我在你脑袋上感情几下子，大概你就不说疯话了。”果然，林志超揪着姑娘的粗短的发辫，在她头上捶了两下，“净出洋相。”

“哥！告诉我，咱们真的要开拔了吧？”姑娘拉住了又要捶下来的手。

“知道也不告诉你……”

林志兰突然松开了作战科长的手，向后退了一步，涨红着脸，慌乱地喊道：

“谁在草垛后边？偷偷摸摸地……”

“是我！”警卫班里的一个小鬼从草垛后绕了出来，羞赧腼腆地说，“我找林科长。”

“是冬生，有事吗？”

冬生瞅了姑娘一眼，踌躇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决定说出来：

“科长，刚才我姐姐来找你，急死了，就没想到你躲在这里。”

“快说，”林志超的脸骤然变色，想到可能和检举信有关，急躁起来，“出了什么事”？

“姐姐什么也没有说……”郑冬生在裤袋里摸索了一阵，又急急地去掏口袋，摸出一张揉皱了的纸条来。

潦草的字迹，可以看出写者的烦躁和匆忙：

找不到你，急死人了，事关机密，只能找你谈。晚饭后，我在关帝殿后乌柏树下等你，务必来，切切。

林志超盯视着铅笔写的纸条，心跳血涌，浑身哆嗦。吉凶莫卜，喜忧难辨，这种紧张的既甜蜜又恐惧的新奇的感觉，他从来没有体验过。

林志兰和郑冬生都惊愕地看着他。

“林科长，还有事吗？”郑冬生轻轻地问道。

他梦中醒来似地作了个手势，郑冬生疑惑地看了作战科长一眼，转身跑回军部去了。

“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林志兰一想到那位懂洋文的漂亮的教师，不由地荡起一种妒忌之情。她不知道纸条里写了什么，但她从林志超失魂落魄的情态里，发现了不祥的魔影。

“没有什么，来，我帮你提网袋，咱们回军部去吧！”

林志兰看出哥哥心事重重。她不断地观察着他，关切的目

光里，渐渐漾出一种恨意……

“时来风送滕王阁，运退雷轰荐福碑”。林志超这几天，简直没有一件顺心的事。晚上，参谋处召开紧急会议，作开动前的各种准备，他无暇赴约，心焦如焚。寒风呼啸的乌柏树下，那条银灰色的围巾，老在他眼前飘抖。他痛苦至极，忍不住要向她奔去。“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她一定有什么危难！啊，我却不能……”他的心像野兽被铁钳夹住那样挣扎哀嚎。一个作战科长，在大军将行的关键时候，就是死，也不能离开岗位去处理私人的事情，他在告诫自己，“不能有丝毫分心”。他完全知道，从眼下这一刻起，作战科的办公室里，灯火将彻夜通明，他是这出戏的主角，难以离开舞台。可是，灵魂却不受意识的支配，他的心，就像断了锚链的轻舟，在感情的浪涛里，无依无傍，随波飘荡。他烦乱极了，必须找个系统的木桩。

他终于有了主意：假托头痛，到医务室要止痛片吃，信手写了个纸条，找他的妹妹。

林志兰正在马灯下，全神贯注地向小本上抄写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

木香理乎气滞，半夏主于湿痰；苍术治目盲，燥脾去湿宜用；萝卜去膨胀，下气制面尤甚……尤甚……尤——甚……

“你在念什么？”林志超把脸凑到本子上，“这不是尤甚，是尤堪。”

“哟，哥哥……我在抄《药性赋》呐！”林志兰把脸转向作战科长，两眼幸福得闪闪发光，“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尤堪？不是尤甚？”

“当然，你在念白字呢。”

“尤甚，我能懂，尤堪怎么讲？……”

“你还是问你们的王处长吧，我有急事找你。”

“急事？”志兰嘬嘬嘴说，“什么事到你手里都是急的，快说呀！”

“我有个纸条，到关帝庙后面乌柏树下，交给一个人……快！”林志超担心那人已经等急了。

“交给一个人？……谁？”林志兰联想到郑冬生那张纸条，脸色立刻变乌了。

“你认识，郑芳雪老师。”

“你干吗叫我去？”林志兰像被火筷子戳了似地跳了起来，“不，我不干！”

林志超看到房间里还有两个护士，都奇怪地注视着他们，一把将妹妹拽到门外，低声地哀求说：

“帮帮忙吧，我的好妹妹！”

“我不是你的妹妹，”林志兰像使小性子的姑娘，甩开哥哥的手，“当然更不好。”一种强烈的生离死别般的感情涌上姑娘的心头。

“你是怎么啦？”林志超从未见过她这种近乎失常的神情，便紧紧地拉住志兰的胳膊。

“不怎么啦，就是不去，”她跺跺脚，“不去！就不去！”眼看就要哭了。

“我可真要生气啦！都是妈把你惯坏了！”林志超便把纸条塞进女护士的手里，转身急步走向参谋处去。

林志兰站在医疗室外的夜色里，早已汪在眼眶里的泪水，沿着她那苍白的面颊流淌下来，发抖的手中紧握着裂心撕肺的纸条。

一只快乐的鸟，怀着甜丝丝的爱情的骚动，飞到军部来，正想愉快地在绿色的树林里蹦跳、歌唱、飞翔，没想到一支冷酷的利箭射中了它，哀鸣着落在地上，痛得它直打扑拉。这只鸟，就

是女护士的心。她一心一意地爱着哥哥，而哥哥却爱着别人，爱情的俯冲，撞在冷漠的麻木的石岩上，碎了，滴着血。

爱情不会碎，它只会化成怨恨。她恨那个教师，恨她那睫毛过长的眼睛，恨她那滴血似的红唇，恨她那轻柔微颤的声音，恨她那轻盈优雅的步态。恨她夺去了自己的幸福，夺去了哥哥的心。

现在，她就要为这一对情人，去传递情书。

这天，是12月28日，农历十一月三十，没有月亮，满天星斗在墨青色的夜幕上闪烁，投下一束束寒冷刺骨的微光，女护士木然地站在这座狭小的农家庭院里，心乱如麻，无法理清。她，处理这种事情太无经验了，去？还是不去？也许应该把纸条扯个粉碎，而后再碾它几脚吧？

想来想去，决定回屋去，看看纸条上写的什么东西：

郑老师：

太遗憾了，因事绝难脱身，奈何？如有急事，可告诉我妹妹。

林志超即

“这算什么情书？”志兰那被怨恨的乱麻塞堵的心胸，似乎开了一条缝，她盯着和自己有关的几个字，“可告诉我妹妹”，这是多么亲切的字眼，这是多大的信任？“莫非是一场虚惊？我为什么不去探探虚实？”可是，这种“人约黄昏后”又说明了什么？

关帝殿，位于罗里村西南，约有两华里的路程。这是一座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刹，在清代屡有修葺。大殿前的花戏楼，造形美观，砖雕与木刻艺术，都十分精湛。现在，这里面是小河口兵工厂的分支机构，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。周围有茂盛的树林掩映，环境幽美、寂静，这可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呀！它介于罗里、南堡之间，有大路可通。

林志兰慢吞吞地走着，心情沉重，步履艰难。“可告诉我妹妹”。她不断地反复着这句话。啊！他还是把我当成“妹妹”，而现在，却成了他们之间的“红娘”。一阵哀痛，又潮涌似的在心头泛滥起来。她，走得更慢了，她的腿老是打弯，似乎就要瘫倒。

三 十四年前

云岭的冬夜，静谧，悲凉，溪水从山石间跳出，顽强地汨汨有声地向前奔流。路边三棵并排的皂荚树，在冷风中摇曳，像受了委屈的三姊妹互相抚慰，发出幽怨的悲啸声。

林志兰走啊走，她时而踏着僵硬硌脚的路面，时而踏着路边柔软的荒草。她忽然想起被失恋折磨着的刘医生向她说的铭刻在心的话：“爱情的奥妙在哪里？它是一棵甜蜜的苗，培植它是无上的幸福，拔除它是无尽痛苦，因为它根植在心窝里，要拔除就会带着血带着肉。”姑娘的心，在隐隐作疼。她知道，那棵苗，不能拔，一拔她会死。

林志兰走啊走，她不知脚下的路把她引向何方。她出现了一种蹲到皂荚树下大哭一场的念头。可是，皂荚树下早有了人，她看不清，恍若两个黑色的精灵：

“带我走吧！”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寒风中颤栗。

“不能！”一个男人的声音像在哀求，“你等着我……”

“我觉得再也见不到你了！……”一声凄厉的风啸，送来抽泣的哭声。

两个黑影猛然合而为一，紧紧地抱在一起。抱在一起的黑影像座石山似的压在她心头，压得她不能呼吸。这一切，林志兰弄不清是看到的、听到的还是想到的！但她知道，那是一对大军行前生离死别的情侣。

她打了个寒战，踉跄了一下，一个突发的念头铁钩似的抓住

了她的心：乌柏树下，那个可恨的女教师，也在等待着哥哥这种山盟海誓的拥抱。猝发的尖锐的刺疼，就像在开裂的伤口上又用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，她两腿一软，跌坐在路边的土坎上……

林志兰，你要快走！你的可以原谅的嫉妒心要造成不可原谅的错误！不，我不走！她捧着脸，泪水沿着指缝悄悄流。她听见修械所的铁锤的敲打声，她听见女工们排练新年节目的歌唱声：

别了，三年的皖南啊！

暂时的分离，莫悲伤……

林志兰很悲伤，她把泪脸仰起来，目视南天，她看见满天星斗都泪水盈盈。

乌柏树下，女教师急切如焚地等待着她所约见的人。她倚着树身望眼欲穿地盯着罗里村，那里有木然的灯火在闪烁，是那样遥远，远得像天边的星星。她不知道林志超能不能来。她的直觉告诉她，她错了，张慌失措，使她落进了一场悲剧性的冒险，不祥的预感，越来越沉重地压迫着她：“啊，上天，唯愿我所见到的全是虚幻！”

郑芳雪见到的并非虚幻：3个小时之后，在东南方向10里之外的章家渡，将有一场谋杀。现在，那条弯曲的巷子里，在石墙角落的暗影里，正藏着一个人，他戴着猴儿帽，手持一把短刀。这个凶手怀着怨恨，犹如嗜血疯魔，在腊月的夜风里瑟瑟颤抖，并非由于恐惧，而是由于癫狂。他在等待一个人，他决意杀死这个人。他知道，这个即将倒在血泊里的农抗会会长，开完秘密会后，要从这里经过。

林志兰，你快走！如果章家渡总兵站在电话里得到了及时的警告，这场谋杀就能制止，这个凶手也许会落进被杀者的手中。

林志兰仰起头来，有一堆火焰在新村方向飘动，传来劈劈啪啪的爆竹声。她突然感到了火焰灼热。炽热的烟火在她眼前飞腾。那是她家的三间茅草屋，在腾腾烈焰里，有个细妹子，她的头发烧焦了，眉毛燎黄了，衣衫冒着火苗，她哀嚎，她翻滚，她看见爹娘都躺在当院里，那血比火光还要红。她知道，那是南军（北伐军）北军（北洋军阀）在打仗，打到了平江城南豆田村，北军放了火。为什么，她不知道，只知道她的爹娘死了，她也要死了。

一个手持大刀^①的壮汉冲进来，后来她知道这个壮汉叫林秉和，是枫桥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。他的手劲可真大，像抓小猫似地把她从火海里提出来，把她交给跟在身后的毛头小伙子：“超伢子！把她送回咱家去。”“我，我还要打仗哩！”两里之外，正炮火闪闪。“去！”那壮汉的声音不可抗拒。“来！”做儿子的一把揪过她。14年后的今天，还能感到手脖子痛。

他要送她走，还要赶回来，他是那样的粗暴，对6岁的小姑娘没有一点怜惜，连拉带拽地跑了200米。小姑娘蹲在地上放声大哭，宁愿回到火堆里。那位未来的作战科长急得七窍生烟，推她，拉她、揉她、吓她、哄她，全无效，终于蹲下来：“傻丫头，我背你！”他的力气好大，没有歇气就背到了家，冲进柴门喊了一声妈。她看见一个比妈妈大几岁的妇女站在屋门口，双手一拍，叫道：“天啊，这是怎么啦！”

“喜事！”儿子就地一蹲，把姑娘放在石榴树下，“妈，爹给我拾了个没主的妹妹来，俊得就像咱家床头上那张画。”跑进屋里，咕冬咕冬喝了半瓢凉水旋风似地跑走了。3年后，上了小学的林志兰，才认出那张画叫《贵妃醉酒图》。这个哥哥也够缺德的了：挖苦她。

那一年，8月19，北伐军占了平江城。3天后，哥哥陪着叶挺团长来到枫桥乡，看望爸爸和妈妈，后来才知道，16岁的哥哥了不起，那年他在县城里上中学，住在开米店的舅舅家。他给枫桥乡农民自卫军画了一张平江城防图，为北伐军攻打平江城立了一大功。后来叶团长知道了她的遭遇，留下了20块现大洋。

哥哥要跟北伐军走，临行前那一句平淡无奇的话，14年来一直紧扣她的心弦：

“妈，叶团长留的钱，不要做别的用，供给志兰上学。”

“不！不！我不上学。”6岁的姑娘一下子触到了哥哥的心，从竹床上赤脚跳下地，紧紧搂住了哥哥那汗津津的黑脖子，“哥！我跟你去打北兵！”

“傻丫头，你把妈一个人留在家呀？”他又粗鲁地推开小妹妹，背上竹斗笠，一头扎到星光闪闪的暗夜里……

马日事变的枪声传到枫桥村，5个月后，林秉和滚烫的血浇红了幕阜山的一片岩崖，林大妈没有见到丈夫的尸骨，但她谨遵儿子的嘱托，宁愿自己忍受劳累辛酸，也让志兰去上学。

“妈，我不能叫你一个人受苦！”

“伢！这是你哥临走留下的话，妈苦也觉甜！”

“妈！”林志兰猛然跪下去，“我的亲妈呀！”

母女俩抱头痛哭：“等你哥回来，你俩就成亲！”

妈妈没有等到哥回来。

妈妈死时，只有她守在身边。

1938年，皖南的岩寺村头，杜鹃花野火一般点燃了远近山崖，一个身穿重孝的姑娘扑进林志超的怀中，放声大哭：“哥！我没有侍候好妈妈！”“人老了嘛。”“哥，你好狠心啊，”姑娘死死地抱住哥哥，“妈妈临终叫着你，老人家死不瞑目啊！”“志兰，别说了。”新上任的营长哽咽着，“妹妹，你受苦了。”“哥，我和你一生一世在一起。”

7天后，这个农村少见的女高小生，穿上了白罩衣，也许就从这个时候起，林志兰发了个誓，“今生不做一件对不住哥哥的事。”

姑娘的心碎了。为了誓言，心碎也得往前走。她站起来，悠悠晃晃地向前走，那张纸条重千斤。

林志兰，你快走，只要你知道乌柏树下那姑娘焦虑的万分之

—……

两华里的路程，怎么这样长？肝肠寸断的姑娘想：“哥哥不知道我爱他！不，不可能，我把我的日记给他看过，他能听不到我的心灵的呼唤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乌柏树下，传来低沉的发问声。

“你是郑……”林志兰看到一张苍白的脸。她恨这张脸。

“你是……？”显然，她的回答大出等待者的意外。

“我是一个女护士。”这几个字，像冰冷的石头似地扔过去。

“呀！”女教师认出来了，“你是志兰呀！”她既亲切又惊诧地迎过来，“怎么你来了？”

“他不能来……”林志兰从女教师沮丧的声调里，听出失望的深度，把纸条杵给对方，“你自己看吧！”转身就走。

郑芳雪打开手电筒，匆匆看了一眼，又急急地追上了女护士：

“志兰，你告诉林科长，”女教师的声调里荡漾着一种乞求，“我有很急的事要见他，真的很要紧。”

“哟，就那么急吗？急着来个山盟海誓吗？这可真是谈情说爱的好时候！”

“志兰，你误会了，我是公事！”

“公事？就在这种地方谈公事？”

“呀！当然，也不光是公事……”

“那就忍耐几天吧。”

林志兰转身急步而去。郑芳雪愣愣地站在暗夜里，她弄不明白林志超的妹妹为什么这样憎厌她！而她，见不到林志超，就像失去了主心骨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也不知道该去告诉谁。

夜风如泣如诉，抱着乌柏树呻吟。郑芳雪似在凶险的梦幻中，一声惨烈的呼叫，尖锥似的刺进她的胸腔，那是吴妈的呼叫，女教师吓得索索发抖，“天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恐怖之夜笼罩着云岭。

第八章 林志超、赵令波、周子昆、 叶挺、项英

一 大局、大局，叶挺治疗创伤的良药

一支闪着幽光的精钢手杖，怀着多年郁积的痛苦，沉重地举起来，带着军人的崇高与尊严，在 1:75,000 的军事挂图前，停留了大约五秒钟，然后从右上方向左下方，猝然斜劈下来，那张重磅道林纸凄厉地尖叫了一声，随着四溅的白垩粉末，像被扯碎的衣襟飘落在藤椅上，大部分还翻卷着，哆嗦地垂挂着。“哗！哗！哗！”那支精钢手杖又猛烈无羁左右开弓地打下去，带着毁灭一切的震怒，像扑打着树上的残叶，直到墙上片纸不存。因为地图常年遮盖而显得特别洁白的墙上，留下一道道的划痕，随着地图的肢解，他的太阳穴边弯曲暴涨的青筋抽动着，两道混浊的泪水流过微显浮肿的脸颊。

三年来，他面对这张地图，产生过多少幻想。这张图上，飘浮过多少战争的烽烟，他瞪视着幻化出的战场，在炮火轰鸣里指挥全军，草原风暴似地急驰过溅着敌寇血肉的马蹄；这张地图上，活灵活现地闪烁着他的北移的计划，那是他心血与智慧的结晶。

今天，他杀死了它！埋葬了它！

郑冬生端着一茶缸盐开水，震惊地站在房门口，望着军长石化了的宽厚背影，那握手杖的臂膀软软地垂吊着，地图，卷曲零乱的残骸，还像发着阵疼似地索索发抖。这个 19 岁的青年，不理解军长为什么会这样意冷心灰，他畏惧而又迷惑，悄悄地退出门外。他似乎听到军长长叹了一口气。他觉得喉管一阵阵发紧。“冬生，我把军长托付给你了！”这是军长夫人上路时，对他的请求。在战场上，他知道应该怎样办。可是现在，他不知道如何完成夫人的重托。

叶挺缓缓地坐在藤椅里，像大病方愈的人，一种突然袭至的迷茫和疲惫，使他一向过人的强毅的精神失去了平衡。他预感到他的脚下便是他命运的归宿，他丧失了北移的计划，也就丧失了他的独立的品格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力。就像一个击剑手，面对着顽敌，他不能自由地挥刀，处处掣肘，处处绊脚，按着别人的指挥行事，失败的责任却得由自己来负。

他能跟云谲波诡的命运抗衡吗？

他想吸烟。由于失去了烟斗，吸卷烟觉得非常别扭。五个半小时的会议，是一场零乱的梦幻。他想到顾祝同讲的魏延的悲剧，更痛切地感到处境之难。一只猛虎落在荆棘丛中，暴跳、怒吼、冲撞，却突不破柔韧多刺之墙，越挣扎，刺得越疼，绕得越紧，只好把身体紧缩起来喘息。

1939 年初，他第一次含愤出走，周恩来亲自把他送回云岭，解决他与项英的矛盾。表面上，项英对他尊重多了，应该说客气得多了。形式上的“密切”成了实质上的“疏远”。微笑与礼貌是堵无形的高墙。

叶挺离中央太远，那是在千里之外；叶挺离机要科太近，只有几十公尺，这几十公尺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

他不能到机要科看一看用叶、项的名义向中央发了哪些电报，也不能查一查，中央对新四军的工作，有哪些批评哪些指示！

他知道机要科发报机的蜂音器不分昼夜地嗡嗡响,载着核心机密的电波几乎不间断地漫过广阔的天空。他没有独自发过一份电报,也没有独自收到过一份电报。他不知哪些应该看的他没有看,也不知道中央听到的是不是他的真正的声音。

项英有时也和他交谈(这种交谈机会是很少的),也谈中央如何指示,但他弄不清其中有几分是中央的精神,有几分是项英的本意。

军分会议之后,项英向中央怎么报告?是像袁主任建议的那样,把各种争论一一阐明?还是军分会一致通过“向南开进”?还是……

叶挺不得而知,他有时去上饶,有时去柳州,有时去广州和香港,有时到部队去,有时在火线。在他离开军部这段时间里,对他来说,那是一片空白,军部没有他,一切工作照常运转。除了亲临战场指挥作战之外,他变得可有可无。这种状况,开头他很不适应,痛苦,暴怒,辞职,出走!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。

叶挺既然无事可干,除顾祝同说的“放着军务不管,老跑后勤”之外,就产生了为项英所极端反感的生活作风:在项、袁、周忙得不可开交之时,他却有大量的时间骑马、拍照、看书、养狗、陪夫人散步、逗杨眉说笑、跟史沫特莱在参谋处的楼上用英语聊天^①,有时,在洗印照片的暗室里消磨大量时间。

叶挺最恨有职无权,但也习惯了有职无权,为了大局,他能忍受。可是,一个人,感到被蒙在鼓里,被人欺瞒,被人捉弄,以他的名义进行他所反对的事情,也能忍受吗?

叶挺的确感到他无法跟项英共事,性格上格格不入,工作上

^① 叶挺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时,中、英语是优等成绩,入保定军官学校后,选学工科。那时共分步、骑、炮、工、辎五科,共同科目有日、俄、德、法、英等外语,还有卫生学和兽医学,叶挺对后两门很不重视,外语成绩甚优。

各有主张。他又记起这样一件事情：

项英同志参加过六届六中全会，周恩来也来传达过会议精神。可是，事过7个月之后，在1939年10月31日召开的军直积极分子会议上，项英作了个《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和精神》的报告，说党的总方针就是“坚持统一战线，坚持统一，坚持抗战”。他说15个月的证明，必须以“新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”才能“适合新的政治任务”。他所解释的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政治任务，都严重地违背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。

叶挺鄙视项英，同时，他也感到项英在鄙视他。李秀文曾经劝他，把他和项的矛盾如实向中央报告，请中央分个是非曲直。

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这是叶挺的优点，也是他的缺点。在幼年时，他的祖父叶沛霖、父亲叶承恩就极端重视他的道德教育，模范教材就是一本《崔氏家传座右铭》；基本教义就是：“休论人之短，莫夸己之长，施恩不望报，受惠慎勿忘，隐心而后动，谤议庸何伤，虚荣不足慕，古诚勿违抗。”这种幼年教诲犹如刻字在石，终身不忘。

生活把叶挺推进极端的矛盾之中。他极力不看项英之短，也不看自身的长处，灵魂却在感情的磨盘研磨中喊冤叫屈：他的悠闲，他的骑马、打猎、拍照、玩狗，正是有职无权逼出来的。正像他出国脱党，也是别人的错误逼出来的。尔后，这错误反而落在自己头上。

向谁诉说？别人在扭曲他，他自己也在扭曲自己。

“军长！”周子昆一脸病容，来请他去主持司令部的工作会议。映人眼帘的景象使他悚然一惊，随之产生出一种难言的焦急和悲凉。

“子昆，我去主持会议，使大家都很难，我对一个本不同意的决定，怎么研究执行？你也知道我的脾气，我一旦提出自己的主张，你们是执行？还是不执行？……”